



叛逆与飞翔

南翔散文随笔集

南翔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叛逆与飞翔

南翔散文随笔集

南翔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叛逆与飞翔 / 南翔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60-6062-3

I. ①叛… II. ①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3419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张 英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3.125 1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2 阐发篇

聆听杨小凯·····	61
底层需要关注的两面·····	70
70 年风雨后的深刻遗憾·····	75
阳光为谁灿烂·····	84
动机并不浪漫·····	88
大学何为?·····	92
公民的寄望·····	96
没法选择的历史·····	99
不信任的后果·····	102
灵魂的救赎·····	107
为“文革”宣传画写前言·····	110
心仪蔡元培·····	114
是大盗还是英雄·····	117
铅华洗尽傲春秋·····	120
奥巴马的胜利以及我们的抉择·····	127
让历史在细节中浮现·····	133

3 游历篇

掀起你的盖头来——走进朝鲜·····	147
近瞰加拿大·····	156
贝尔法斯特的冬天·····	171
都柏林的乔伊斯·····	176

子规啼血为哪般	275
马尾偶遇	279
共有的美丽	282
上海纪尘	285
尊崇劳动	288
不犯低级错误	291
把名字取好	294

6 观察篇

庐山雪	299
张潮补	301
女孩儿	303
狮子与水牛	306
永不放弃的美丽	309
修长之谓美	311
口之于味	314
最后的蛋民	317
挑山工	321
执着	324

7 评说篇

爱欲之舟何系	331
一部讲稿说《红楼》	337
青鸟之思	341



父亲后来的日子

曾经被一个女士问道，男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的爸爸改称作父亲的？我一时答不上来，想必那是自己也为人父的时候吧？其实，即使在文章里或者在与别人交谈时称及父亲，尤其是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叫爸爸的呀，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父母是随我调入深圳大学不久之后的 1999 年，迁来深圳和我同住的，此前他俩一起在江西生活了四十多年。父籍安徽滁州，母籍湖南汨罗，却都忘不了岭南是他俩的爱情的起跑线。父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修粤汉铁路，经过湘东北，认识我母亲，然后将她“拐”了出来。我外公当时应该是有一些田产的小财主，哪里高兴自己的千金被一个来自外乡的铁路穷困小职员蒙走。无奈，我母亲对外公一向的重男轻女忿忿不平，携了两样简单行李毅然启程，随父亲山水兼程一路到了韶关、广州。父亲在韶关铁路工务段待的时间稍长，我姐弟就出生在那里。父亲谈起过的一句相关文学的话语是：杨朔的弟弟在我们韶关工务段。至今回忆那段近似私奔的经历，八十多岁的母亲依然两眼灿灿生辉。我们姐弟看过母亲婚后不久的一张黑白照片，旗袍端坐，烫发螭首，美目丰仪，令我五姐弟

亲做完一应检查，想到这么大年纪，还不免挨刀吃苦，心中自是忐忑。大夫在床前问父亲，身体感觉如何？能爬几层楼。父亲声若朗钟：二十层没问题。手术应该是成功的，父亲虽然做了造口，但坦然接受，出院时在大门口摄影，我姐弟额手称庆，仍然拥有自己健康的年逾八旬的父亲！父亲的肿瘤是高分化的，对化放疗不敏感，不需要做。事实上，即使能做，我们也不会做此选择，他毕竟年事已高。当然也从时尚，买了一些灵芝孢子粉、冬虫夏草之类，以为滋补、提高免疫力。

回家生活了一段时间，虽然造口排便颇不方便，父亲依然为健康生存着高兴，我姐弟也很受感染。是呀，没有什么麻烦不可克服，也没有什么能比健康地活着更令人鼓舞的了。想到早几年，我在外地，为父亲过生日写了一篇文章《子欲养而亲健在》刊出，以志庆贺，那是一种怎样的人伦欢娱啊。又联想到，“文革”中，父亲几欲自杀，是母亲的愤怒与毅然上台陪斗，挽救了他但求一死的懦弱。母亲因白内障手术失败，两眼近乎失明，近十年来，每天都是父亲执母亲之手，一步一步，去菜场买菜、散步，成了小区的一道风景。假如父亲不在了，我们如何能够想象没有父亲的生活？母亲托何以寄余生？

事情往往在不经意之时，逆转。大约是父亲手术后半年光景，忽觉肠胃不适，厌食，直到一天连一只蒸蛋也吃不下的地步。他总往好里想，说年轻时也有过这样的现象。我惊见他已经有腹水症状了，屡屡劝勉，他才同意去医院做了 PECT，结果毋庸置疑：肿瘤转移，肝部病变！那是一段异常沉重的日子，我将片子带去中山附属肿瘤医院，医生摇头；带去深圳麒麟山庄全国肿瘤会议找医生，医生看后建议保守疗法。海南电视台的好友闻讯后，利用周末，带



遥念冯牧

新时期文学已近而立之年了，许多人事已成历史，大浪淘沙，遗忘与记忆在不断较劲。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冯牧，以其独特的文学经历和乐为人梯的担当精神，令人耿耿难忘。现今名声在外的当代作家，好些都得益于冯牧的奖掖。譬如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1985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上，当时的主编就是冯牧。莫言回忆：“发表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在华侨大厦开了个讨论会，冯牧主持。当时开讨论会和现在也不一样，很少有，比较隆重。冯牧先生是作协的领导人，德高望重，亲自主持，我想北京评论家大都去了。尽管会上也形成了一些争论，还是对把我推上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见《莫言王尧对话录》）

冯牧是1995年秋天去世的，当时一愣，怎么就走了呢？尽管他已经年过七旬，但他健硕的身板，雍容的谈吐，使人不虞他会猝然辞世的。

我和冯牧只有一面之缘。

那是1994年春末夏初时节，在北京中国作协文采阁召开我的小说《海南的大陆女人》研讨会，冯牧先生莅席。这是我第一次与

这位在解放战争中就任新华社前线记者、并因写作荣立淮海战役一等功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及作家就近接触，并聆听他对我小说的看法。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坛的耆宿硕彦，相继老迈或故世，冯牧是能经常参加活动的一个人。我感觉，他出席某个中青年的作品研讨会，与其说是介入一种讨论，毋宁说表征一种规格、一种形式。质实言之，有冯老参加，记者更便于发消息。

照例的，冯老是最后一个发言。

我不曾料到的是，曾经作为《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的冯牧，从我前些年在其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两篇小说谈起，再谈到我的海南系列，他说，因为临会前一天才拿到我的小说，太晚，所以只读了前面三部中篇。然而他却读得那么仔细，对里面的人物、性格、追求及审美思想分析得很详尽。

冯老由之联想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次去海南，为电影《海岛女民兵》的创作深入渔村、黎寨采访。冯老情动于衷，坐下悄然无声。他下午在同一地点还要参加台湾作家陈映真的作品研讨会，可一直谈到近下午一点，才撤席吃饭。

第二天，我和师友一道来到木樨地冯牧先生的私邸，请他过目根据他昨天发言整理的稿子，以备发表。原以为是很简单的事，他却又极认真，说是本应另写一篇的。事实上，他修改自己的发言，几乎与重写一般费时费力，我们在他屋里盘桓了两三个钟头，他才改完，整理稿上，早已是密如蝇头蜂脑。

冯牧的独寓，甚是简洁，墙上有一帧老书法家的题赠：伯乐从来识骏马，衡文玉尺寸心知。江山代有人才出，化雨春风正及时。环壁是国内外作家的赠书以及他自己多年收藏的书籍。冯牧先生忽

所谓的军训，就是扛着一柄竹制或木制的红缨枪练队列，操练我们的是复员转业军人，或者附近的部队官兵。

我们的“学工”主要是挖土方，搬运石头。70年代初，彬江采石场因为石头开采殆尽，正筹建一个水泥厂。这个消息引起了我们这群十来岁孩子的高度兴奋。一则水泥厂比采石场好听得多了——采石场因为收留了过多有历史或现实污点的人，被外人看成是一个准劳改场所；二则，当我们的兄长，那些老三届只能奔赴“大有作为”的山乡时，我们当然渴望当工人，而有了水泥厂，就要搞水泥枕木，水泥预制件等等，足以满足我们当工人而且是铁路工人的热望。

20 我和从幼儿园起就一直要好的同学的邓踪常常在傍晚时分相聚，憧憬美好的未来。我想，我和邓踪要好，不仅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同事与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与邓踪习气相近，比如我们都喜欢看报纸——我们两家各订了一份不同的报纸，可以互相传看；都喜欢读连环画，我们俩存有数百本根据中外故事改编的连环画；都是近视眼；再有，我们都比较听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在家听父母的话——家居附近的袁河每年都有一河精赤条条的孩子在“狗刨”，也每年都要被“落水鬼”（当地老人相信河里必有此物）拉去一两个作伴的。于是在夏日炎炎的季节我们尽管对袁河扑通扑通的戏水声景慕万分，依然不敢违背大人的告诫偷偷跑去下河。

邓踪比我大一岁，个子却高很多。现在回忆起来，他是属于眉慈目善、从不和别人口角的那种，他说话有些急促，做事却不紧不慢。他还有一个特点，喜欢独自笑出声来，这通常是因为读报纸上的漫画。他笑的时候，有个很独特的动作——用右手紧紧的拽住自己的领口。

老师和档案都有关于一个学生打架滋事的不利记录，范排长也面临让一个不良青年混迹部队的风险，但憨直的齐鲁汉子范排长眉头一皱，吼道：国民党战犯俺都可以改造，俺就不信一个新兵蛋子改造不了！

这一吼，成了吴轶人生的一个转折。

四年一弹指，大学校把顽劣的吴轶，调教成五好战士、班长、中共党员、一次三等功和两次嘉奖获得者。

一身英气、幡然深明事理的儿子站在母亲面前，母亲泪飞心花放。

苏州市物质局成了吴轶的第二个人生驿站，很快即任科长一职。

如果说前两个驿站都是吴轶的磨砺与准备阶段，那么，第三个
24 人生驿站，才是吴轶起飞的跑道，出港的海湾。第三个驿站在深圳。

那是一个不知深浅的迁徙，一个未明好坏的机缘。80年代前期，父母从电子部所辖苏州某企业，奉调深圳。

都说深圳是特区，特区到底怎样，人言言殊。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格局刚刚有些解冻，内地的人们对外面的一切新生事物尚不甚了了。母亲调深圳特发集团任财务部经理，到底对二十出头的独生儿子放心不下，不管前景如何，跟着大人才是个心安。于是，一周内吴轶也办好了动迁手续，径调特发集团。

当时让吴轶好生奇怪的是，深圳没有粮食局，他拿着苏州迁出的户口粮油簿，一时不知到哪里去上粮油关系。人与单位紧密相连，单位与户口关系、粮油关系、档案关系和许多显性与隐性的关系紧密相连。初来乍到的吴轶感觉到了深圳与内地的不同，他有一



点兴奋，有一点激动，有一点企盼，有一点异想……

早年来深圳的人，对“特发”无有不知，它虽然是一个国企，但又似乎行使着比一般国企大得多的权力，出入境盖上“特发”的公章就管用。那是一个体制胶着、拉锯与争锋的时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与窗口的深圳，思想观念超前，但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候，也得小心翼翼地加上一些定冠词。

年轻的吴轶喜欢深圳的蓝天碧海，更喜欢深圳的朝气蓬勃。他在特发集团下属的贸易部干得很欢势，手下有三五同事，既是下属，也是朋友，有事同干，有酒同醉。那时候的深圳，一切草创，业余生活甚至远不及内地丰富。住着三人一间的宿舍，晚上便一人一骑，叮铃铃铃到老东门去叫几个热炒，喝几瓶啤酒。

人大了，需要个人的生活空间，集体宿舍的缺点逐渐显现。吴轶有了个人的欲求，也有了个人的烦恼，他找到总经理，认为自己的业绩不俗，应该考虑给安排一套住房。总经理能够理解眼前这个小伙子的心情，也认可他给公司所做的贡献。但我们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福利安排上有年龄、年资等一系列规定。吴轶不服，他说这是深圳，深圳是讲贡献大小、效率高低的地方，现有的吃大锅饭似的分配制度，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他的反驳是有理的，但是国企的一定之规暂时不可移易。有人在他耳边悄言：你不是天天在跟香港老板做生意吗？你不能在那边截留一点利润吗？你不会那么傻吧？

闻此语，吴轶悚然。

当贫穷不再是革命者的标志，也不再是光荣的同义语时，富裕的渴望就成了生产力的助产婆。吴轶觉得自己的劳动与实绩，跟自己的收入不成比例，也痛感深圳的国企为什么在分配制度上一直徘

盾，反诉对手违法输理，也要求对其进行诉讼保全，封了它的厂。

吴轶沉默了。

他在想，对手起诉我，是为何？我如果起诉对手，又如何？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企业在发展中，当然避不开对手，但是对手并不是敌与友，为什么非要为了一口气厮杀得尘土蔽日、两败俱伤？！为什么不可以共谋发展，齐头并进？！

一夜无眠，他抚平心绪，给对方电话，要求与总经理尽快坐在谈判桌前讲道理。

几经周折，两个创业阵营的领军人物隔桌相对。吴轶拿出与知识人的合约，款款相告，你告我，如果我也告你，皆非善策，你想想，是否知识侵权，要由法院会同各方调查来判定，如果一审半年，二审再长，都不能生产，受损失的是谁？只是你我，不是别人。吴轶姿态高扬道，虽然人员流动合理合法，某某又与我方有合约，即使出现知识纠纷，均与本公司无关；但考虑到他毕竟在贵公司前后工作了六年，多少动用了贵公司的无形资产，如果贵公司主动撤诉，我方愿意一次性补偿一些费用给你。

几番商讨，一片真情，最后以三百万补偿为价，两个男人握手言和。

事后，有人说吴轶傻，要打官司就奉陪到底，何必不战言败。吴轶微笑不语，他心底清楚，这不是败，如果说败，也是虽败尤胜。工厂停工，一天损失就是几十万，十天半月就是几百万。一口气大，还是工厂的损失大？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人生在世，要算大账，得理也未必不可以让人。

那天，当审法官对吴轶私语，吴总，你真是太聪明了。我在法院工作多年，阅审经济纠纷案无数，深深体会到，有时候，输就是

赢，赢就是输啊……

如今，两个曾一度僵持不下的老板，成了好友，两家全国仅见的电感高科技产品，在深圳双峰并峙、肥水分流。麦捷公司因为自己研发的填补空白的产品，获得信息产业部无偿赠给的民营企业的三百万奖励资金；几乎同时，获得国家计委一千万的无息贷款。

要想做好事，先要做好人。

什么样的人叫好人，那也是各有定说，但是同吴轶打过交道的人，大都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聪明、正直、豁达，果敢。回想起来，这种品行，当与他的个性有关，也与他在后来的创业中的善于学习以及不断游历有关。

他始终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这种心态表现为，始终在商战中，不为物役；始终在搏击中，不为利拘。他是能够勘破名缰利锁的人，所以他才始终警醒自己，不要陷身经济的海洋而失去男子汉的本色。他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如果说还有异性相吸的因素，那么男人与男人之间，靠的就是情谊扭结。不管有多少利益在内，都不要轻易把感情和友谊破坏了。

当然既是为了丰富生活，也是为了开阔视野和胸襟，他才一定在疯狂工作的同时，疯狂地游历。这样的时间，一般是一比一。为此，他的名片，如果诉之企业，只有董事这样的虚衔；如果诉之“车影会（驱车者与摄影者之家）”，才有“会长”这样的实职。他的财产，在他的几家源源不尽的高科技企业里，更在他一次又一次游历边关大漠之后带回的几千个胶卷中。

那年，他带一个司机，备一辆“悍马”，从青藏线进去，越川藏线，再从滇藏线折返，其间经藏北阿里，过无人区，经泥石流，



初识邱娥国

邱娥国是江西南昌筷子巷派出所的一名户籍警，因工作出色，曾被公安部授予一级英模称号，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同时给予了系列报道，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的先进事迹报告会。一个户籍警，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如此骄人的成绩，这是建国以来所不多见的。

我仍记得初次见邱娥国的情景。

那是1996年春季的一天下午，西湖公安分局的一个朋友约我去筷子巷派出所找老邱聊一聊。筷子巷很局促，空气里飘来枫杨树嫩绿的气息。我看了一下打印的材料，知道此人是一个老先进，工作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不一会，老邱来了，高大健硕，所谓南人北相是也。我当时连笔记本也没带，所指导员张玉顺找来一个厚厚的空白台账本给我。谈话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则老邱当时的普通话远没有现在这般好，再则，他反复说没做什么事。看得出他是那种做了什么也认为不值得张扬的人。

我转过脸来询问指导员。指导员说，老邱就是这样的，比如帮助一个独处的老太太，我们也是看见他在建筑工地捡柴才知道的。老人烧煤气不安全，所以他常常到工地上去捡废旧木料，送去，劈



记者们所认可。老邱帮助的既然是这四种人，当然不是为了期望得到什么回报。事实亦是如此。我在派出所带回一封进贤李渡乡的信，写信者感谢筷子巷派出所帮他们领养了两个出走的孩子，并送上返程汽车。孩子的家长不知道是邱娥国做的好事，所以信的题头这样称呼：“筷子巷派出所的领导和战士同志们”。

至1996年的岁尾，公安部经过遴选、考察，将邱娥国作为公安战线的一面旗帜宣传出来，一时间老邱名闻大江南北，这是彼此都未曾预料的事情。在担任邱娥国先进事迹进京报告团撰稿任务的时候，我见他再也没有往日的“自由”，新闻记者的轮番采访使得他应接不暇，疲惫不堪。

那次，我问他：“从我最初见到你，短短半年，你已经发生了多大变化。感觉如何？”

老邱默然一笑：“我还是我。”

这，是他的心声。我相信。又是一年枫杨树嫩绿的季节。其时，老邱已作为“邱娥国事迹报告团”的一员，在江苏一带忙碌地作巡回报告去了。

老邱，久不见了，一向可好？



过不少美术界耆宿，他当然知晓名人及其字画的价值。但是，他的心源画廊，却从来以艺术高下为衡秤。他历数从他画廊走出去的浙江、江苏、山东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的画家，我多所未闻，或可为证。

次日，我的朋友在九龙买了一架小型摄像机，回旅店才发现充电电池是坏的。沈君闻讯赶来，当即用粤语给该店去电话，告知买者是他的亲戚，务必予以调换，否则他将去找店家算账。我与朋友换来电池以后，沈君仍然咻咻道：“奸商到处有，你们不会讲广东话，就遭算计，害得你们两次地铁往返，真是的！”那情状，好似我们在香港买了赝品，他亦因之蒙羞。

一晃，偌许年过去了，因为彼此都忙，音讯渐疏。但是岁末年初，我都会收到沈君一封自制的贺年卡，上面只有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君。